

聊斋闲品

人在旅途

似我者死

曹亚瑟

齐白石有名言：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”这句话道出了艺术规律。

我有一个朋友，爱写散文，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就开始模仿张中行的老年絮叨体，一颦一笑莫不追随，30多岁时作品就仿佛得了絮叨后遗症，文体恰似唐僧后高。

徒弟学师傅，学得惟妙惟肖的多，能够自成一派的少。梅葆玖学梅兰芳，最多得个“梅派传人”的称号。初学者或拜师者刚开始都是这样，倾慕谁或师承谁，就处处模仿谁的风格，以至于后来有徒弟为画画家师傅代笔，师傅签上大名就成了自己的作品。没办法，谁让师傅名气大、应酬多呢。

翻阅《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实录》，看到在长达八年的古代书画巡回鉴定工作中，谢稚柳、启功、徐邦达、杨仁恺、傅熹年几位大师，还常常意见相左，尤其是为有些画到底是真作还是他人代笔，争论不已，可见代笔者之惟妙惟肖，更可见鉴别之难度。

比如董其昌，启功先生说他“以显宦负书画重名，功力本来有限，再加应酬繁多，所以不能不乞灵于代笔，图利的又乘机伪造，于是董氏书画，越发混淆莫辨了”。据启功先生考证，为董思白代笔的有吴楚侯、赵文度、吴竹屿、沈子居等人，多为他的人室弟子。这事，你既可说是书画家的家事，但作品一旦流入社会，就成了艺术界的公案。启功先生的《董其昌书画代笔人考》，从众多笔记史料里细细挖掘爬梳，去伪存真，抽茧剥丝，让藏在董玄宰身后的几位代笔者一一现身，显示了极高的功力。

我这里说的主题还不是代笔者，而是这些代笔者虽然画风与乃师几可乱真，但大多毕竟终身生活在乃师的阴影之下，能够自成一派甚至另开新风的实属凤毛麟角。然而，如果专以继承师傅的怪癖为荣，就有点等而下之了。

近年流行一个词，叫“艺术传承人”，传承传承，就是把老辈人的手艺继承下来、传递下去；而从没有“艺术创新人”的说法。中国的传统是，艺术界山头、派别林立，一人师门，终身为奴，另外开宗立派就被视为背叛师门，是要被群起而攻之的。而传承，则没有此等危局。

初学者的初期作品大都有模仿痕迹，这很正常。不管是入室也好，私淑也罢，如何吸收老师的精华，尽快走出自己的路子，形成自己的风格，有志者无不在思考这样的问题。但也有人以耽于乃师的窠臼为荣，学画驴的只会画驴，善画虾的只画画虾，遮去题款，还让人误以为是为乃师的再世，这也是一种路子。

不过，有一种“师承”我就有些看不懂了。比如，画家朱新建擅画脂粉美人，兼具情色意味，独步画坛，文章、见解也极通透，向为我所喜。朱新建先生偏瘫后，右手不便，便使起左手，题跋字体极为稚拙，亦别有风格。朱新建有个人室弟子，画儿画得不错，功力很厚实，其《萝莉图》别具一格，画的美人亦颇有乃师神韵。但我看不懂的，是这个弟子连乃师的偏瘫体书法都学，长歌题跋酷似大笔迹，就让人悲喜参半了。这一则让人以喜，因为新建先生后继有人，可喜可贺也；一则给人以悲，学习老师是为汲取其精华，偏瘫体虽是朱新建先生独特的标志，我以为为恰恰非其精华，而是不得已而“瘫”之，后辈人的字体若不瘫装瘫、有意学瘫，就有些自我轻贱了。

“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。”这话听起来容易，做到真难。有人非要按“死”的路子走下去，我们也徒呼奈何。

我和妻子的俄罗斯之旅，可以说是一次小小的“冒险”，因为我们俩都不懂俄语，几十年前学的那点儿英语，也早忘得差不多了，而且据说大多数的俄罗斯人英语也不咋样。跟团的话，有导游，什么问题都可以搞定，但我们俩选择的是自由行，一路上，因为语言不通，备受考验。

最大的难题是问路。在异国他乡，语言不通，可怎么向别人问路呢？

出发之前，我们就考虑到了这一点，事先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翻译软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但试了几次，发现效果不佳，因为翻译软件常常并不能准确地把你的意思表达出来，甚至南辕北辙，闹出笑话。因而，大多数的时候，我们还是通过最土的办法——肢体语言，来与人交流，没想到，这一招，还挺管用。

每到一城市，我们就先想办法弄一张当地的地图。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地铁图，出国之前我们就从网站上下载打印好了，又从酒店拿到了所到城市的市区地图，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，按图索“问”。

莫斯科的地铁四通八达，几乎所有的景点，都可以坐地铁抵达，地铁是我们在莫斯科期间，乘坐最多的交通工具，但已有百年历史的莫斯科地铁，很多老线路，站牌标注的全是俄文，报站也都是只用俄文，在莫斯科坐地铁，外国游客很容易犯的两个毛病，一个是方向坐反了，一个是下错了站。每次坐地铁，我们就先拿着地铁图，指着我们要去的

地铁站，微笑地向俄罗斯人问路，友善的俄罗斯人都会告诉我们，该在哪个方向的站台上车，或者到站的时候，提醒一下我们。我们来回回坐了十几趟地铁，竟然没有一次坐反，或者坐过了站。

除了按图索“问”，还有一个笨办法也很管用，那就是直截了当地蹦“单词”。在摩尔曼斯克，我们想去参观著名的阿廖沙雕塑，网上有攻略说，可以坐公交车直达，但是，具体坐哪路车，攻略却没有说。怎么办？我们找到了一个公交站，微笑地向一个也在候车的俄罗斯中年人打招呼，“hello！”中年人耸耸肩，意思是他不懂英语。我指指公交站牌，直接用中文说出“阿廖沙”，中年人明白了，走到站牌下，用手指指着上面的“10”。10路车来了，我们上了车，还是直接用中文说“阿廖沙”，售票员是位俄罗斯大妈，大妈也立即明白了，点点头，车到某站，俄罗斯大妈示意我们下车，不远处的阿廖沙雕塑巍然屹立。

因为语言不通，在餐馆吃饭，点餐也是个难题，闹出不少笑话。有些餐馆的食谱，配以图片，有图有真相，想吃点什么什么，不难。难的是不少俄餐馆的食谱一张图片也没有，全是密密麻麻的俄文。怎么点？一次，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门外的一家俄餐馆，我指指邻桌客人正在吃的看起来很诱人的比萨，服务员微笑着点点头，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剩下的，只能乱点了，我指着食谱的某一行，这个。服务生点点头。又指一行，这个。服务

生又点点头。再指一行，这个。服务生一脸迷惑地看着我。我再次用手指点点那一行。服务生耸耸肩。一会儿，食物上来了。我们傻眼了，原来我们又点了一份一模一样的比萨，难怪服务生会一脸迷惑。好在味道不错，那就撑着吃吧。

还有一次，是在摩尔曼斯克的麦当劳店。据说，这是全球最北的一家麦当劳店，我们就冲着这一点来体验一下的。点餐没有问题，指着图片，两份汉堡，一杯牛奶，一杯可乐，一包薯条。但服务生却指着薯条图案，叽里哇啦用俄文说着什么。见我一脸茫然，服务生伸出两个食指，用手势比画了三个长度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这是问我要小包、中包还是大包。其实，管它大小，你随便给我一包不就得了？没办法，我只好再比画回去。伸出双手，也比画了三个长度，然后，往中间一夹。我的意思是中包。也不知道服务生是因为终于搞懂了我的意思，还是被我的手势逗的，竟然乐不可支，连连“OK”。我也笑了，OK就好啊。

在俄罗斯旅行了15天，跑了四个城市，还跑到北极圈去看了北极光。我们这两个对俄文一窍不通的中年人，竟然一路畅通，简直堪称小小的“奇迹”。不是我们有多能干，而是我们得到了一次的理解和帮助。去国外自由行，对不懂外语的人来说，语言不通无疑是很大的障碍，但并非不可克服，因为我们还有笑容。而善意总能获取善意的回报，微笑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通行证。

微笑是最好的通行证

孙道荣



晌午(国画) 张宽武

“白水煮白菜——淡而无味”“白菜熬豆腐——谁也不沾谁的光”，每每读到这些歇后语，不禁哑然失笑：霜降时节，白菜顶青着白，壮硕紧凑，如期而至！

说来，白菜源远流长。这种土生土长的中国菜，远古叫“菘”，像今天的大芥或塌棵菜，根叶可食；只是根苦，有时连叶子也弃用。“采葍采菲，无以下体”，根苦，叶子不能扔呀！先人劝慰后世：夫妻相处，恩德为重，不可因容颜衰退而遗弃。“只有一个人还爱你虔诚的灵魂，爱你苍老的脸上的皱纹”，读到爱尔兰诗人叶芝的《当你老了》，年轻人会哭得一塌糊涂。殊不知，这仅是几千年前《诗经》的旧版！秦汉以后，葍经过改良，开始包裹成球。“凌冬晚凋，四时常见，有松之操，故曰菘”，陆游的祖父陆佃这样解释：“早韭欲争春，晚菘先破寒。人间无正味，美好出艰难。”与屡遭贬谪的苏轼相比，这种说法要温润得多。也是，宋人吃菜，竟然吃出为文、为人和为官的境界！到了宋代，才以形取名白菜，实至名归。在以价取物的时代，阅尽沧桑的白菜只取本真，是坐禅者，静对冷漠！

“晚菘早韭各一时，非时不到诗人脾”，时不我待，只争朝夕，时令就是白菜的生命。“雨送寒声满背蓬，如今真是荷锄翁。可怜遇事常迟顿，九月区种晚菘”，陆游可是种白菜的好手，一立秋，就要

知味

白菜之趣

张富国

种白菜：过了节气，白菜裹不成球。“老夫要作高孟备，乞得青秧趁雨移”，晚了，可挑大苗移栽；“枯柳披头风雨急，凭谁问我荷锄归？”荷锄赶雨疾行，跃然纸上，楚楚动人。白居易提醒，“浓霜打白菜，霜威空自严。不见菜心死，翻教菜心甜”，过霜的白菜才鲜美！收菜、晾菜要选风和日丽的日子，砍了社实水嫩的白菜，摘了老帮老叶，挑回家，阴晾三四天。过干，吃起来像嚼纸；没晒够，水分一大，容易腐烂。腌白菜更讲究，削去根和老叶，洗净控干，分层码放盆中，撒盐，用砖石压定；三日后，倒腾一次；七日再倒，新井水浸泡，砖石压瓷实。一个月后可食用，味美香脆，吃到春天也不坏。过罢春，剩下的沸水焯过，沥干收贮；吃时，浸温水，入香油匀拌，上笼蒸，味美赛肉。

“白菘类蒸豚，冒土出罗掌”，与苏轼一样，吃白

新书架

《质与量的战争》

杨钢

制造业升级，工业4.0，低端制造转型，工匠精神……这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名称其实指向的都是一个内核：质量！

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，中国终于来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当口，这个当口被称为工业制造的升级，也可以表述为“质量”上的升级。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在很多年前的德国出现过，在美国出现过，在日本也出现过，它们或成功跨过，或半跨过了这个节点。如今，中国显然也遇到了那些发达工业国曾经遇到的问题，我们的国家在辛辛苦苦做了许多年的“世界工厂”后，终于积累了下足够向工业上游攀升的本钱，所谓水到渠成，便是如此。

告别对海外产品的过度依赖，缔造出色的“中国品质”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，在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，如何从观念和行动上坚守质量的底线？我们需要一个答案，更需要一场行动。尽力消除存在于质与量之间的巨大落差，顺应“质量世纪”的潮流，这是中国工业目前需要完成的任务。

《质与量的战争》这本极具魅力的书籍，结合作者本身的经历和经验，通过国内外的案例，层层剖析质量的本质与内涵，以期帮助中国企业的质量领域迎头赶上欧美发达国家。

菜能吃出肉味的，还有韩愈。唐元和年间一个冬天，大雪纷飞，降职洛阳县令的韩愈，白菜切丝，加汤慢炖，招待孟郊、卢全等文友。满满盛上一碗，配上刚炖的冬笋，嫩嫩而有绵软，清素中有醇厚，韩愈赞道：“晚菘细切肥牛肚，新笋初尝嫩马蹄”。刘禹锡为吃不到晚菘大为遗憾：“只恐鸣鸾催上道，不容待得晚菘尝！”朱熹老师刘子翠更风趣：“今晨喜荐新，小嚼冰霜响”，嚼冰般的清爽，如此传神！慈禧也想玩弄风雅，要吃“开水白菜”，这可给御膳房的黄敬临出了个难题。他只能在“开水”上做足文章：选上等老母鸡、老母鸭、火腿蹄肉、排骨、干贝等，加入料酒、葱蒜等，吊制四五个小时，成汤。鸡胸脯肉刺成茸，与鲜汤搅成浆状，倒入锅中反复吸附，澄净杂质。沥出的老汤，如清水般透彻，不失浓醇。取发黄的白菜嫩心，焯水，清水漂凉，用滚烫清冽的老汤淋浇烫熟。菜心垫入钵底，再淋“开水”，大功告成。以极繁来装点这味朴实，也算神来之作！

白石老人钟爱白菜。他画白菜，嗜食白菜，连裹卤肉的白菜叶子，洗净，切细，码盐，点上秋油，也做成下饭菜。一次，他试着用自己的画与菜来换白菜，不承想人家大怒：“想得美！拿一张假白菜，换我一车白菜？”掩笑而思，想顿顿吃上白菜，何不趁机腌制一些；凝固了时间，却让清淡永续，这何止是口福？！

一瞬间，黄婆婆说话带了哭腔：“爹爹走了哇，我的胡医生。”转眼又恢复了正常语气，央求我，“孙子送我的，放下东西就走了，你要护士小姐多照顾我下，她们听你的。”

她是一辈子被伺候惯了的人，但现在，那个心甘情愿伺候她的人已经不在。

对于黄婆婆，我有点儿嫌弃，有点儿觉得她不感恩，也有点儿……算羡慕吧。其实，黄婆婆如果死在多多前面，这一生大概就算十全十美了。

恩报 他是病人家属，名叫陈恩报——这个名字我记得很清楚。

病人是他的母亲，从他28岁起反复中风，已经12年了，现在一侧身体不能动，思维也不是很清楚，有时明白有时糊涂，明白的时候就自责地骂孩子，糊涂起来就骂人吐唾沫、丢尿盆、拔吊针。

他们母子都是北方人，他是科大老师。刚开始，她还可以在科大医院住院，后来那边烦她不符合，病也越来越重，就推到我们医院来了。起初几次，我会和

他谈话、交代病情，来的次数多了，车轱辘话也不用再滚，直接让他签字就是。该说的早就说过，大家都知道，总有一次是最后一次。

母亲住院期间，他每天都在医院陪床，忙着喂饭、擦澡、翻身、按摩、更换尿袋。空下来就趴在床头柜上敲电脑，做课件——病人中也有科大的教职员，说他教的专业是大热门，他本人也很受学生爱戴。有课的早上，他拜托旁的陪护招呼母亲，自己匆匆忙忙赶到学校，授完课，再匆匆忙忙赶回来。有人以为他舍不得钱，劝他找个专门陪护，他说放心不下，他只有一个老娘。

来来回回只有他一个人，就起反复中风，已经12年了，现在一侧身体不能动，思维也不是很清楚，有时明白有时糊涂，明白的时候就自责地骂孩子，糊涂起来就骂人吐唾沫、丢尿盆、拔吊针。他们母子都是北方人，他是科大老师。刚开始，她还可以在科大医院住院，后来那边烦她不符合，病也越来越重，就推到我们医院来了。起初几次，我会和

她站着看窗外，手里一支烟，还没点。我走过去，想提醒他：医院不让抽烟。我还没说话，他已经转过身来，冲我笑笑，一口北方话听着让人亲切——我是从东北过来的，从小对北方口音情有独钟——“戒了好些年，有时还是想。烟瘾大了，拿出来过瘾，不敢抽，怕老了像我老娘一样，她好牙有我，我老了……”他叹口气。也没有太难过的样子，好像理该如此。

“干吗不找一个，不是给你介绍了好些吗？一个人太累了，有个人分担也好，老了还有个伴。”我挺同情他。

“那不是害人家姑娘吗？我现在心里只有两件事，老娘和学生，没时间也没有精力考虑其他的。人家嫁过来只能跟着我忙，照顾病人，享福不了。等我老娘百年，我也老了。做人不能太自私，拖累别人了。”

我陪他站了会儿。他把一口未抽、根本没点燃的烟扔进垃圾筒。有病人不舒服，我就去了。他母亲又入院出院了几次，终于再也不来，应该是在家里不



行的。从此没见过他，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。他的名字“恩报”，我时常还会想起。

老长工 安静的走廊上，突然传来一片嘈杂声，我想：是谁对医疗服务不满意在扯皮呢？

熙熙攘攘涌进来一群人，一个老太，两个妇女，各抱着个尖声

号叫的孩子，任孩子在自己身上拳打脚踢，只顾聊天，后面跟着一个妖妖的老爷子。

太婆挂着挂号单冲我嚷：“是不是在这里看病啊？这大个医院，到处找。”

我心想：“不是到处都有指示牌吗？”懒得开口，伸手接过单子，还真是心内科的号，问：“谁是病人？”

太婆扭头喊：“快点，医生叫你呢。”

老爷子慢慢走过来坐下，脸色苍白，还没开口，有个孩子已经伸着手叫起来：“爷爷抱，爷爷抱。”跟着另一个孩子也叫了起来。

我问老爷子，怎么不舒服？

老爷子说，他前几天就胸闷气短，在药店买了药吃不管用，今天没有力气，走不了一百米就要倒的意思。

我一听不敢怠慢，简单做了体检后，便开了检查要他做，告诉他：“可能需要住院。”

老爷子有点儿犹豫，说家在外地，到本地照顾孙子，怕不能住院。

我说：“先检查，没碍我就开点药你吃，有事再说。”

老爷子点点头出去，听见门外太婆的大嗓门：“搞完了没？说你没得事吧。快点，吃酒要开始了。”听不见老爷子说什么，吵闹声就渐渐远了。

我松了口气又担心起来：别没看完病就去赴宴吧。还好，随着哗哗闹闹，老爷子拿着检查单回来了。我看检查报告，老爷子规规矩矩坐在我面前，担心地观察我的表情。他的家人都挤在小小的诊室内，哄孩子的哄孩子，聊天的聊天。

果然如我所想：老爷子的病很重。我凑近他大声说——实在

太吵：“您有心脏病，需要住院，别耽搁。”

话音未落，太婆已经叫起来：“那可不能住院，家里还有事要做。”

两个妇女也接口：“是啊，我们都要上班，孩子没人带，医生你开点药就行了。”

孩子一看大人转移了注意力，又开始嚷着要爷爷抱，一个孩子猛地挣脱下来，拽住爷爷。老爷子没说话，只牵着孩子的手把他搂在怀里。

我真心受不了，也顾不得当着病人的面，很严肃地说：“你们知不知道，他的病很严重，这样走出去很可能会倒在路上的，你们是他什么人？”

她们一时都噤了声，对看了一眼，一个妇女说：“他是我爸爸，我俩是姑娘，她是我妈妈。”我心下有气：这哪里像亲生的？还是耐心解释了病情，开了住院证，要他们去住院部办手续。

一群人刚刚出了门，我就听见打电话的声音：“你说急不急人，约好去韩国玩的，我爸这节骨眼上病了……”



仕女图(工笔画) 李巧凤

绿城一叶

如厕读书

乔叶

如厕的时候，我喜欢拿着一本书。

一般都是自己喜欢的书，如果不巧没有，那随便一张什么纸，只要有字的纸，都行。比如广告：“某某装饰，岁末收官大惠战！五星工程，媒体监督，贴心设计，完美家居……”比如发票：“刮开奖区覆盖层之后，显示中奖金额或者‘纳税光荣’，中奖后，在兑奖前不得将发票和兑奖凭证撕开，否则不予兑奖……”更是无数次地读过“心相印”手帕纸上的说明书：“主要成分：木浆。质量等级：优等品。生产日期：见打码。保质期：三年……”地上被人踩得乱七八糟的破报纸也让我目光安稳：《旧情敌发了胖》《我和婆婆赛母女》《原来男人也三八》……当然，最好是和文学有些关系的杂志或书：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诗刊》……

和文字缠磨了这么多年，不可一日不读书。没有书读，没有字看，我会心慌。书是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当然，也没有矫情到时时刻刻都在读书，那是有病。看电视时，不读书。走路时，不读书。在车上坐着，不读书。早上醒来，安静地躺在床上，也不读书。脑子里想着事情，也不读书。

那么，如厕的时候，为什么一定要读书呢？我想了很久，才有些明白了。或许，是如厕，这是一件太物质的事。无论大解还是小解，无论跑肚还是便秘，都是那么物质。没有比这样的时刻更让我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物质性了……气味的浓淡，酸痛之深，不堪的污秽，冷酷的衰老……这就是我的身体，也是所有人的身体。这个身体，古人称之为“皮囊”，年年，月月，天天，无数次的吃，无数次的喝，无数次的拉，无数次的撒，无数次的洗，我们反反复复地伺候着这个“皮囊”。这个“皮囊”是个壳，壳里面包裹着的是什么呢？不，不是五脏六腑，五脏六腑也还是个壳。所有的器官，包括筋脉，包括血液，一切一切都只是这个壳的组成部分，如同房子的外墙。

壳里面是什么呢？是情感，是意志，是悲欢离合，是看不见摸不着却主宰着我们的心和灵魂。

也因此，每当如厕的时候，每当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，小心翼翼地伺候着自己这个物质性的身体时，我都无比迫切地想抓住一件不那么物质的事物——也就是字，也就是书了。虽然看后往往不记得什么内容，但无论如何必须得看。只要看到字，我就踏实了——我知道，我不会从物质到物质，我还有精神。这就好。